

广受好评，列入上海市“建党百年”“全面小康”主题首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，入选上海市委宣传部“上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”、上海市文旅局和上海国际艺术节“2021上海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”以及北京“大戏东望2021全国话剧展演季”。

身为《前哨》的编剧，黄昌勇对三轮演出下来的“成绩单”还是比较满意的。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获悉，有关领导、专家和媒体认为，这部剧作通过反复打磨，已经接近精品，具有鲜明的海派特征、时代特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剧绝非“自说自话”“自娱自乐”，而是一票难求，是青年观众选择主动进场看并且被深深感动的。

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专访时，黄昌勇告诉记者：“我们和北大百年讲堂联系得差不多了，明年4月，《前哨》将赴京演出两三场。之后，计划一路南下，全国巡演，再演个二三十场。最后，到上海‘收尾’，演到明年‘七一’左右结束吧。也在考虑是否排练学生版，或者把版权转移。”

《前哨》的成功，是整个团队的功劳，汇合了集体的智慧。不过，毋庸置疑，幕后的灵魂人物，还数黄昌勇。所以，这称得上是一部难能可贵的、“编剧中心制”的话剧。

创作的种种细节、花絮，黄昌勇娓娓道来，仿佛历历在目：“我们是虚心接纳一切合理意见，然后做出妥善修改。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版本，比之初始版本少了快20分钟，但我也没什么舍不得的，当砍

则砍。”

正式演出前，黄昌勇担心过。比如，龙华的灼灼桃花，是贯穿《前哨》全剧的一个鲜明意象，而导演马俊丰大胆在剧末处洒了个“漫天漫地”，配合多媒体的背景，让黄昌勇觉得有些“怕怕”的——“这一看就是‘人工痕迹’，观众会觉得我们夸张、造作吗？但是，我想了想，决定让马俊丰放手去做。不料，这一幕击中了观众，他们说，桃花纷纷扬扬地飘下来，联想烈士的牺牲，蓄积已久的泪水，一下子忍不住了，跟着桃花一道坠落，‘声势浩大’。”

虚虚实实，舞台艺术的反馈难以预测。除了桃花，《前哨》别出心裁的套嵌式结构、不拘一格的“穿越”手法，也曾招来若干老领导、老专家的质疑：红色题材总是很严肃的，突然搞得“盗梦空间”似的，是否过于先锋？结果证明，这样的处理非但不是不妥当的，而且令观众耳目一新。当代的大学生，可以和上世纪30年代的鲁迅沙龙直接接触；迅哥儿讲着讲着，手一搁，居然就搁在了当代青年的肩膀上——谈及这类“神来之笔”的小插曲，黄昌勇的眼睛里闪着光。“其实啊，2021是个‘穿越年’。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、综艺节目《典籍里的中国》，都有穿越的元素。而红色题材设置‘戏中戏’的叙事，我个人以为是开先河的。”

在写作男主群像的《前哨》之间，实际上，黄昌勇笔耕不辍，还担任了黄梅戏《不朽的骄杨》的编剧。“骄杨”，顾名思义，指的是“大女主”杨开慧同志。“去年3月，《前哨》大纲都定了之后，我才有精力去写

‘骄杨’。创作黄梅戏，对我而言是‘串行’，当时也没考虑很多，想好人物、情节、角度，然后就是写对话、写唱词。必须说明的是，因为这是韩再芬老师首部担纲导演的戏，所以她本人后来又下了大工夫做进一步的改动、完善。”

总的来说，《不朽的骄杨》的结构，与《前哨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：都安排了吃重的狱中戏，都有巧妙的插叙、倒叙。“绝境开慧”“芳华开慧”“湘恋开慧”这三株身处不同年代的“骄杨”，串起了信仰坚定、炽热执着、忠贞不渝的一生。“我最早写好的这个框架结构，还是保留下来的。这部戏大概明年会来上海演出。”黄昌勇表示。

他还向记者稍稍“剧透”，现在，自己正在构思另外一个话剧，关键词是“延安”。“这是一部拥有众多人物原型的虚构作品，主要讲述几个青年人从上海到延安一路上悲

下图：《不朽的骄杨》剧照。

